



西遊紀程

乾





楓梢一片夕陽明
 歸鳥爭栖
 啜聲
 雲抹遠山天似
 解明
 朝卜得上竿晴

茶溪晚景

孫汝功夫



磐石溪大槻先生著

西游紀程

野芳園藏



西遊紀程引
客歲冬之仲余宿疴大動加之
猛寒方砭骨擁被縮頸兀坐環
堵中如藏六之龜然顧視架上
有大槻士廣曩日所寄示西遊
紀程一卷試展而閱之京圻以
東勝域名都會瞭焉在目不啻

吳道子之圖蜀道山川使余頓
神王病癯追聽始信奇文之瘡
頭風好詩之玄人白髮匪虛誣
也余髫髻從先子出鄉發西海
赴東海道里亦縣邈矣童心昧
於所經涉之地茫如夢境百不
記一二常歉乎中嗣後欲一西

遊以酬素志則又礙於今甲窮
於乏資財莫之克遂今讀斯記
殆不異躬自經歷亦足以稍慰
夙志獨恨士廣振紀聞乃翁疾
棘蒼黃東歸紀而西未遑記也
然余聞士廣西遊之志猶鄂王
之於倏復未嘗斯須忘而絕鞿

擊肘絆足者其誦上願洵自易
 余更縱通以庶幾西轅之速此
 固為士廣謀亦以自為也戊子
 孟春紫冥古賀煜



天保辛卯秋七月新烏卷大任

書

余別去廣于仙臺五年矣
 以詩閱之歲凡三四其詩多
 文一曰勝一曰以歷世為升
 為如余之愚若且性自詭
 隆其才之美何其進之夜
 邪既而嘆曰豈有以之也

讀君學書。接衆矣。是已。丁亥之春。士廣游清而西遊。未半。中中原而歸。或於文者。五六十人。其所承嘉言。設悔。記而來。編之。世之遊學者。若若之。雖之。不道。朕

膺而自喜。耳。士廣。分記。以傳諸同志。其以善及人。也。厚。其。善。士。廣。非。直。事。之。美。醜。藉。考。誨。忠。懷。而。能。空。故。君子。不。新。言。以。竭。其。美。是。其。以。遊。勝。子。

家居遠矣。遠矣。然中
畏為之贈。剴切殷勤。畏
之於士。廣也。多矣。其宜
奉以周旋乎。余也。喜言
。人加以老朽。滿為何
。廣也。多矣。其宜
。以

之執子。敬矣。於此。為
。日其。愈。愈。愈。愈。
於士。廣也。僅事。爾。

丁亥。多。多。多。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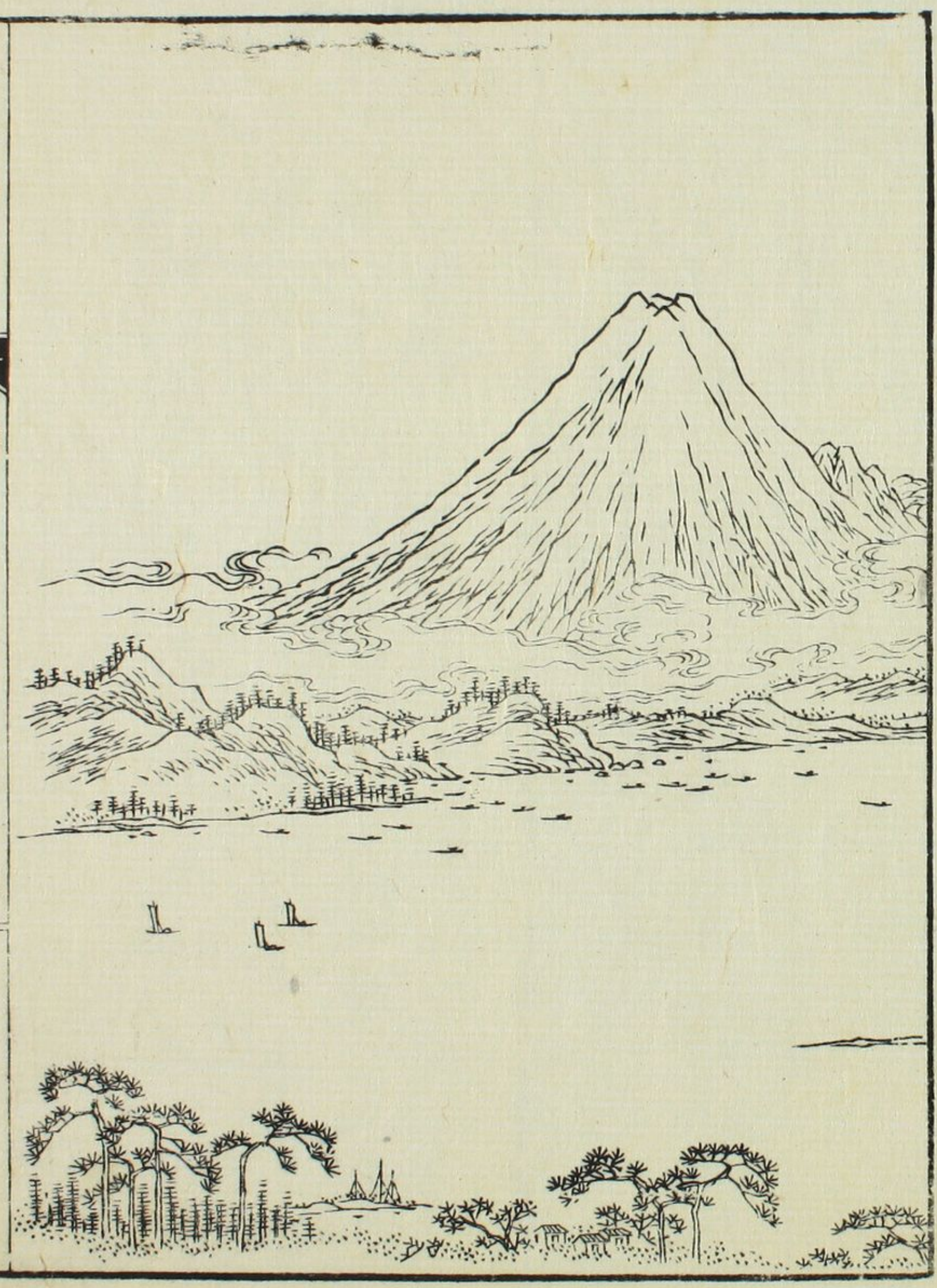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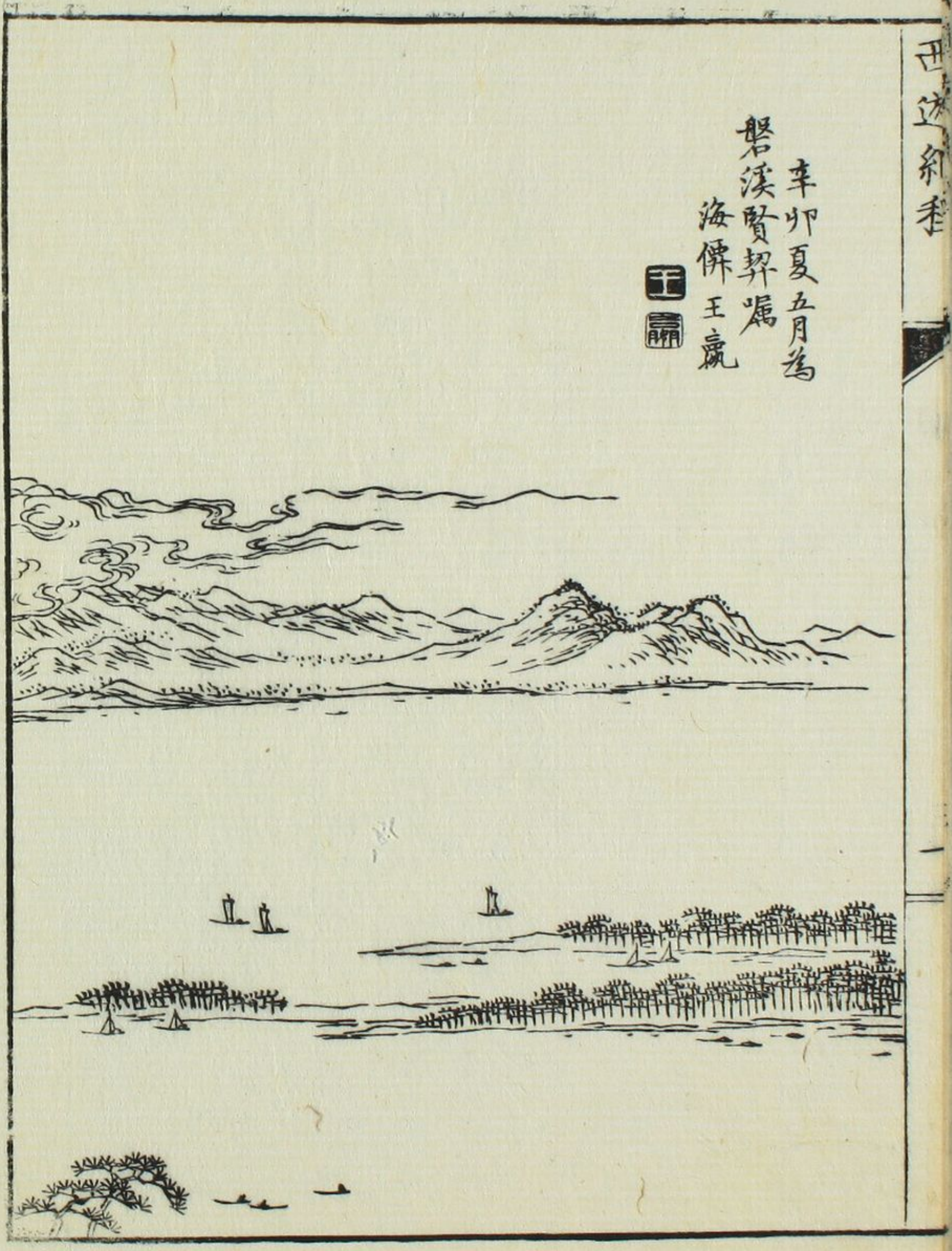
南山道人 書



曩余之還自西遊。錄諸賢贈言
為一卷。遠寄示儂臺南山師。師
覽而善之。賜以此跋。今刻。斯編
不欲重煩師。移以代序。觀者勿
以為不倫可也。
天保辛卯孟秋崇謹識

龍
華
勝
槩

辛卯夏五月為
磐溪賢契題
海傑王疏



附言

一此編上卷記東海南勢行程下卷記京坂南都及紀伊今合為一冊校刻以供卧遊者一助

一駿之龍華寺實為是行第一絕勝今囑京友王百谷模寫其梗槩揭之卷首冀使濟勝士得津逮

一附以瓊浦筆語磐溪小稿其他有滯崎稜志東奧北越諸記並未遑校訂有待於異日云

天保二年龍集辛卯三月磐溪居士識於赤石橋西野芳園

時年三十一

西遊紀程卷上

磐溪 大槻清崇士廣 著

予往遊仙臺頗窮東陬之勝獨西南則未嘗踰函嶺顧一介窮書生之千里裹糧之資不遂宿志者今且十年矣但都下游學之久幸得締交四方士西南諸道到處有主人於是奮然決策為上國之遊因記其行名曰西遊紀程亦以志吾喜爾

文政十年丁亥二月十七日黎明攜塾生茂松承上途天將雨過品川驛海霧溟濛渡六合津雨遂起乃投旗亭命飲謝送徒泥行三里餘宿程谷驛

十八日雨止。抵藤澤驛。道路皆云。昨來暴雨。馬乳川過舟。余為之憮然。有一田父告以間道。乃行。二里餘。果得一小路。折而入。且問且行。紆餘里許。有長堤。堤下細路。縱橫。不知所由。適有一行人來。因尾而行。抵津口。津丁云。此非官渡。敢辭士人。松生曰。醫者耳。儒者耳。幸勿拒。乃渡。村路半里。有八幡祠。左行始出於官道。小半里。平塚驛。蕭然數十家。前途大磯驛。僅半里餘。日暮亦高。但雨驟至。加以余病泄瀉。故宿焉。

十九日新晴。早發。延臺寺觀虎子石。羅山林先生詩所謂。十郎慷慨愛於菟。血氣武人犀甲軀。妾婦當時誓星否。

隕成此石。似望夫。是也。渡酒川。川一名鞠子。盛衰記載。鐙倉公之涉鞠子川。梶原源太之馬。騰踊赴水。飛沫濺。公公怒叱之。源太呼曰。既云鞠水。蹴之必揚矣。可以徵也。小田原城據險而設。是北條氏之所以併吞八州。而雄霸一方也。今則大窪侯治焉。出治則稍稍坂路。南見石垣山。豐公之築營壘於一夕。即此山也。早雲寺。新九郎長氏所建。北條氏五世墳在焉。以貪前途。故不入。歷湯基白田諸村。逾上逾峭。間闕而進。曰皂。曰楮。曰猿滑。曰注子口。險隘殊甚。子因謂庸主哉。氏直不知據此險。以折西兵之衝。退而入堡。可謂無策矣。雖然以一孤城。

當豐公數萬兵而克支累月之久亦足以見早雲氏之澤也。八丁坂以西路稍稍下出於箱根湖畔群巒環擁煙波渺然。時天氣稍霽蓮嶽戴雪露半面於雲間。嫣然如向我一笑者。闌門亦據險而設。誰何極嚴。宿關外逆旅。是日行程九里。而函嶺之險居半。行路之艱。抵坦途十餘里。予勞憊甚。松生併子行李為兩擔。輕輕荷去。其健可驚。

二十日霜晴寒甚。出驛半里。路旁立木標豆相國界。一里山中村人家頗整潔。至觀嶽坪。大嶽現全身。三峰宛然。白雲縷縷。忽喻忽吐。所謂膚寸之雲。觸石而起者。是歟。

陂陀而下。則三島驛也。訪沼上城山。予問以此際解文字者。城山舉三人以答。且曰。嶺外距都。不甚遠。無賴生來遊。託名大家。以欺人。博利者。往往有之。但若君真名家。子其必到處歡邀耳。相笑而別。沼津驛訪鈴木島津二氏。皆不在。至原驛。則日既昏黑。訪驛長植松氏。初答以不在。蓋亦以為彼無賴徒也。予出示家翁書。乃出接。遂延至別亭。飮訖。設浴。又命酌對話。夜分而寢。

二十一日早起。主人好文墨。其所藏摺錦帖。自栗山淇園諸先達。以至近時諸家。文詩書畫。網羅殆遍。亦囑予濡毫。漫錄舊製。以塞其責。日高乃發。沿道富嶽隱現於行

松間一水遠其麓。曰富士。沼晴波瀲灩。倒涵嶽影。但恨
 瀟雲遮頂。不見其全態耳。將至吉原驛。嶽影忽為轉於
 道左。土人謂之左富士。蓋道途迂迴之所致已。渡富士
 川。川流極峻。發源信之八嶽。東流過峽。漸大。遂南入于
 海。以其經富士郡。故特得此名。西崖即岩淵。山行一里。
 蒲原驛。平行一里。宿由井驛。是夜大雨。

二十二日。曉晴上磐城山。即薩埵嶺。古之官道在山下。蓋
 其來往遇驚濤。來遠避之巖穴。候其退輒出走。死生瞬
 息。有親子不能相顧者。故俗有不知親不知子之目。今
 道則天和中韓使來聘之時所開云。山上望富嶽於隔

海東道。所訛以為偉觀。與津驛入清見寺。沙彌為導。登
 後山。海眺極佳。沙彌反夸說園中假山可笑。至江尻驛。
 左折入清水港。遂命舟遊三保松原。蓋三保之為地。有
 度浦之斗出于海。而為一大洲者。其間灣坳浦澗秩秩
 層出。而萬松含翠。鬱鬱駢立。所以有松原之名。既達原
 上。捨舟而步。小半里。松林盡籬。落出麥隴間。桃花盛開。
 時聞雞犬聲。恍若入武陵洞口。謁三保神祠。三保字或
 作御穂。祀大已貴命云。祠前數百武。有古松一株。所謂
 羽衣松也。三保之觀止。此還港。日未晡。乃行。昏黑達府
 中驛。訪縣令羽倉君。遂宿焉。君好讀書。汲古蕭間如窮

書生而為理簡易。統內悅服。當今一循吏也。

二十三日。縣令要予淹留。予曰。君若許久。能龍華之遊。則數日之留。固所願也。君乃使其舍人須藤隼為導。隼久能。祠官某弟。南行三里。至其家。某乃引予二人。以登磴道。九折。峻甚。入門。門左有吏衛焉。二人各自呼姓名。而過。廟貌顯嚴。繚以朱垣。重樓邃閣。金碧焜燿。與海日映發。蓋日光山。以幽邃勝。此地則以敞豁勝。還須藤氏。厚謝而去。東行里餘。抵龍華寺。去秋八月。罹災。庭前合抱松。搗死。但鐵蕉。霸王樹。儼存。霸王樹尤大。青嫩扁厚。數枝杈枒而生。都下所未覩也。遂登後山。巔則豁然開。一

境。東南天城。鷲巢。孛子。愛鷹。諸山。翠黛起伏。淡濃如畫。

隔海則薩埵。清見。諸勝。昨來經過之境。歷歷可指點。三保松原。在我脚底。蒼翠一帶。斗入于海。海色深紺。洲渚捲雪。宿檣林立。晴帆棋布。維嶽巍巍。屹立其東。神秀特拔。譬之至尊。正衣冠。儼然在南面之位。遠邇諸峯。不得。不羅拜為之下。予激賞之餘。出墨斗。作圖。恨不能精耳。蓋望嶽之奇。是為第一。其地距官道不甚遠。攬勝士所須知也。東行又得一寺。榜曰補陀洛山。拾級數百武。有觀音祠。祠前海望。悲不佳。松檜遮眼。不能領其全勝。遂下。門前小櫻花方開。氣候之暖可知已。田間蛇行半

里。則出於官道。平行二里。還縣令氏。蓋駿之為城。慶長中。照祖所營築。以為終焉處。厭代後。遂使大吏更番護衛焉。市井凡九十六坊。坊區整齊。百貨粗備。寔東道一都會也。時屬淺間會。年少紛沓。紅羅如雲。山車早船カサボコ百戲迎引。彷彿江戸山王神祭儀。

二十四日。本間岩崎長野三子來晤。午後縣令引予及岩長二子遊賤機山。風土記所謂青葉岡是也。山頂展種而飲。微醺下山。得妙見堂。堂上再開厨具。時本間生攜戶塚柳齋來會。踐朝間約也。酒酣。諸子皆有贈言。薄暮還府。餘興未盡。復開殘樽。談及客歲清船漂到事。遂相

謀。以筆代舌。品評今古英雄。或雜以諧謔。予又與柳齋唱和賦詩。押牛字者。及十餘首。亦醉餘一樂也。雞鳴而散。

二十五日。踈雨。辭縣令氏。一里涉安倍川。兩崖茶肆賣餠。餠。所謂安倍川餅也。過鞠子驛。稍稍山路。宇津山頗峻急。聞豐公之東征至此。適馬鞋一隻破。有一農父。走進換之。因伏地曰。願待凱旋日。而獻一雙。及公之振旅。酌以楮襦一領。今尚藏其家。所謂羽織屋某是也。至岡部。介松崎憐翁書。訪驛長杉山氏。年七十餘。矍鑠能談。其孫某。展紙乞詩。為書數幅而去。二里藤枝驛。田中城郭

郭也。城在驛南半里。本多侯治焉。宿青島玄臺氏。分袂六年。剪燭話舊。頓忘旅困。石野雲嶺亦來晤。

二十六日。開霽風甚。玄臺導至雲嶺氏。雲嶺善詩。是日酒間亦有唱酬。晡時辭去。二子送至瀬戸川。日暝達島田驛。訪驛長桑原。茲堂不在。予致縣令書。家人乃導至逆旅。既而茲堂來晤。為人温藉。善詩及書。書刻意趙松雪。道美可喜。予乞寫謙翁贈序。諾而去。更送酒以慰予旅况。

二十七日。至茲堂氏。觀松雪真蹟。及明清人書畫。皆佳品也。觀了。設酒。茲堂請其清泉白石詩屋記。諾而別。茲堂

兼主大堰河津事。為予致書津吏。津吏奔走。擇丁之壯健者。涉予二人。河以峻流。名天下。時水方落。流湍不過數十步。亦此行之幸。過磧則金谷驛。坂路頗峻。堰河流脚下。蓮嶽屹然。揖於我前。真偉觀也。小憩菊川。上游山谷多菊花。故名。承久中。藤納言宗行。為北條氏所執。抵此而死。其絕命詞。有南陽菊水延齡。東道菊川終命之語。過此路頗登降。所謂佐夜中山也。一大石當道。曰夜哭石。土人所傳。甚恠。不足記已。至新坂。日既沒矣。平行二里。宿懸川。

二十八日。早發。四里至見付驛。俗語謂始認為見付。東下

者始認嶽影于此故名予且行且顧遂不見右折入池田路古之官道也今則揭牌以禁來往然以其捷也行旅皆由焉官亦不甚問也一里天龍川源出自信之諏訪湖東流至此分為二派故有大龍小龍之目二里濱松城投宿逆旅是夜大雨徹曉

二十九日小盡晏起雨止方發三里舞坂驛津口行旅鱗次共賃船而發此水古者與海自為一區南北五里東西餘四里所謂濱名江而州名遠江之所由起其謂之遠者對近江也明應中地大震山崩壤裂海潮湧溢江遂合於海云一里達新居關關不用傳符唯呼姓名而

過二里白菅驛一里二川驛是間絕不見民家二里宿吉田驛使人致書柴田猪助猪助報云敝邑不許他邦人入城請就逆旅而見既而來晤猪助好讀異域漂到諸記其祇役江都屢就家翁質焉是夜亦談西洋事呢呢可聽

三月一日早起作家書託之猪助而發出驛有水曰豐川橋長百二十步兩岸光景略似江戸墨陀川蓋州內有此水及矢矧大屋三太河所以有參河之名經御油赤坂藤川諸驛宿岡崎是日晴風沙塵撲面

二日早發岡崎街衢七曲東西一里而遠東道殷富此及

駿府為最出驛則矢矧川橋長二百餘步亦東道之最也。行三里餘右折尋八橋遺蹟。昔者在中將業平東下至此觀燕子花盛開戀賞不忍去遂以加木豆波太燕子花邦五字置之句首賦國歌一章文采風流可想也。今也水由縱橫無識八橋所在但有一小寺榜曰八橋禪關園穿小池架以二橋蓋黠僧輩假造遺蹟以引遊人耳取路田間去則池鯉驛里餘有一水曰界川參尾二國界于此右折入中島村訪舊友池田民卿一別八年杳絕音耗接膠道故悲喜交集遂宿焉。

三日牢晴午後民卿送予至鳴海驛路過桶峽即駿侯義

元戰沒處予因謂當時織田氏龍駿軍也偃旗潛兵自山後下直衝其中堅猶夫源氏一谷之捷也今跡之山不甚高而四外狹隘大兵無可陣焉豈亦有陵谷之變歟民卿遂延予荒井村服部氏主人善鐵筆示其尚古館印譜奇古可玩是日上巳賀客雜沓酒酣主人彈絃滿座起舞頗覺殺風景二更衆客皆散予二人留而宿四日早發荒井村田間數折則官道也一里宮驛謁熟田神廟聞織田氏之過駿軍也駐師禱之廟中時彷彿如聞金革聲師衆相傳歡呼遂以獲大捷蓋公託言神助以激厲士卒與夫狄武襄征儂智高同一奇策英雄一

時機智暗符往往如此西折而行自此以往屋宇櫛比
直接名護屋城城市雄富人煙繁稠除三都外是為最
王吉雄南臯氏南臯崎澳譯鹽某子今就尾藩辟以翻
譯洋書為業所著有觀象圖說是夜借其所藏顯微鏡
照諸小蟲及布帛蚤則似蝦蝨則似蟹縐紗絹紬則似
漁網筠籠其他不能一二記也予嘗觀精液竒狀於洋
板解剖圖中欲得而照之請之塾生遂點一滴視之則
無數羸形活潑蠢動或走或躍行住不定如羣蟻爭聚
如蝓蠖浮游至微至妙殆不可狀予於是益信太西氏
不我欺也觀了置酒微醺就寢

五日輕陰訪大峯塚田翁。虎年八十三。自云上明倫堂講
經未嘗有一日廢輟。矍鑠可想。是日亦將出。故匆匆辭
去。翁學不據漢宋二儒之說。六經諸子皆別立一家言。
辨曰塚註。明倫堂教職幾人。生員若干。皆奉其學。云遂
入外城南門。出其西門。所謂金鷄尾。閃閃于蒼松間。夕
陽射之。光彩煥發。樓櫓八層。粉壁重疊。皆極其盛。諺曰。
尾張名護屋。以城勝。非夸言也。訪滄浪秦翁。鼎談及桶
峽事。滄浪乃云。織田氏之嚴駿營。非彼地也。我藩祖成
功記所載。大脇村之役。即是也。村在桶峽北里餘。蓋駿
人報敗者。告以桶峽之北。參人傳呼。急遽間。唯曰桶峽

桶峽不復暇言。北故有此誤耳。予累日疑團始釋。然翁學長於考據。是可以見其一端也。

六日辭吉雄氏。沿路歷訪神祠佛院。時垂絲櫻花盛開。技繁花密。蓋此地名種云。抵東本願寺。結構宏壯。極土木美。州內一向宗之盛。可想已。予因歎曰。昔者織田氏之盛。卓然排異教。遂滅一向門徒。使其凶焰幾乎熄。不亦快哉。死灰復燃。薰灼如此。使織田公在焉。謂之何。至宮驛。昨來勁風。桑海絕渡。遂再蹈來路。入佐嵜道。至則日已沒。亦不發船。遂宿馬尾。之為州實天下沃壤。是日所過。四百不見山。田野闢。水利足。其賦上上。可知也。

七日早發驛舍。津口行旅輻至。一船載五十餘人。既離沙鷺。揚帆南下。木曾川與津島川合。水勢湍急。舟行如箭。直達桑名城。過飲中野元春氏。白小蛤蜊。共此地名品。飽餒而止。亦客中一快。訪森子文于城西。昌平國庠。舊知也。俱遊走井山。俯視桑城。街衢鱗次。行人如蟻。遙現麗譙于松間者。長島城也。東南則蒼海洋洋。志摩南勢。諸山縹緲乎流雲。斷霞之際。矚望畧似駿之賤。撥山但飲富嶽之奇耳。既而還。主人命酌。南合希韓。秋山叔先。小野民表諸子來會。亦皆舊交。時予被酒。漫舉東來所接奇事。以劇談。快不可言。諸子皆盡醉而散。爛睡一覺。

日已三竿。

八日。希韓要予緩半日之行。近午子文導至南合氏屋後小丘臨水曰翠塢。花竹環擁。極有塵表趣。設席其上以待。叔先先在。小野加治中野諸子繼至。主人饗頗優渥。諸子亦各有饋。以助予驩。談鋒紛起。觴飛無算。日將晡。告別去。子文送至河梁而別。日暝宿四日市。是夜訪原廸齋。廸齋學詩於池五山者。酒間贈予曰。揚鞭從此向青山。一酌春風聊慰顏。自有鶯歌能侑酒。不須三疊唱陽關。亦可誦也。

九日告別廸齋。廸齋懇留。予舉民表詩而辭曰。去矣前途公事急。嵐山芳野及花時。廸齋乃曰。以觀花為公事。實風流一佳話。但幸枉步。日涉園。乃往。主人好書畫。時方募廿四番花詩畫。于三都諸家。其好事如此。為留一詩而去。一里追分。左折赴

太廟。三里白子驛。訪澤邊三英。于驛南寺家村。蕭然一貧家。但藏書頗富。三英為人飄逸。其同學昌平。恒相狎。詭是日命小酌。妻出行。酒予以嫂呼之。觴巡數行。故態頓發。戲三英曰。卿有過當者二。藏書之富。細君之美。曰。然則不是三英。予乃曰。併卿戲。詭為三耳。大笑而止。是夜投宿觀音寺。

十日。主僧觀蓮為予設酒。停午方發。三里至津城。南行入久居路。便道訪北角生于野村。時遊浪華。家人導予至久居城。宿木村松石氏。松石杉田先生弟子。為我翁同門生。翁之技訂解體新書。松石實與有力焉。故此行使兒拄路以謝其勞也。是夜赤堀俊卿中井子文來會。互有唱和。松石要予淹留。酒間賦示曰。柴門喜迎故人過。道舊談新情意加。莫將知己三盃酒。不及嵐山芳野花。予亦以詩辭之。有嵐山公事恐愆期之句。

十一日。遂發。松石送至雲津堤上。遙觀戶氣村。桃花一帶紅雲。卷舒搖曳。繚繞數百畝外。與麥浪菜花相映發。疊

出萬丈錦繡。蓋江戶近郊有越谷桃花。予久欲一遊。而未果。今如是。巨觀容易得寓目。亦漫遊一幸已。時維盛春。遠近行香者。絡繹如織。歌謠載路。其歌一人唱之。衆人和之。謂之伊勢音頭。又驛馬駕二箱。馱人品騎者。駢騎者。纍纍不絕。午後至松坂地。隸紀藩多豪商大賈。三里宮川。水流清駛。昏黑宿山田。逆旅。

十二日。爛晴夙發。先謁

外宮。一里

內宮。宮貌朴素。茅茨不剪。膜拜致敬。而退出。宮門而東。沿路排鋪。要行人求售。喧呶可厭。南行入山路。路旁

丐婦彈絃索錢行人投錢其面且彈且拂百不失一亦
 一場奇技漸上漸高俯視南海海色縹紺島嶼歷落宛
 似武之金澤カササ二里謁朝熊神祠丹碧煥然香火頗盛南
 折赴二見浦山行一里平行二里轉出海灣危礁巉巖
 亂立海面驚濤衝激一吞一吐若巨鰲出沒然沙上設
 望遠鏡供遊人觀運舸之走波漁艇之捕魚皆縮在咫
 尺又有賣錦貝奇石者西行三里還山田逆旅
 十三日早起訪河崎景山遂介景山訪詩人韓聰玉五竹
 柵柴門室屋雅潔又有花竹之園聰玉嘗探芳野諸勝
 其賀名生觀

延元帝遺物最為奇事因憇憇其遊予謝而去還河崎氏
 設酒命飴午後方發日入宿雲津是夜雨

十四日兩行二里至津城頓醫士渡邊文叔家昨邂逅於
 觀音寺為約一宿期在昨夜以午後發山田故不達今
 過之特謝失約耳文叔固留不置一家相迎如舊午後
 沾醉而發泥行頗艱五里始出於官道宿關驛逆旅屋
 破柱側尖風穿隙終夜不得熟睡

十五日風甚泥行一里西見岩根山山多奇石惟松鈴鹿
 川滌帶其麓頗有畫致土人云昔畫博狩野氏之東下
 欲圖不成遂止故謂之擲筆山要亦好事說耳鈴鹿

西遊紀程卷上
山有田村將軍廟頗壯。歷土山水口二驛宿石部。是日
午後風止天霽。但側寒嚴。入土山驛時猶見梅花氣候
之異可知也。

西遊紀程卷上

西遊紀程卷下

磐溪 大槻清崇士廣 著

十六日。牢晴。平明發石部。三里草津驛。右折入矢橋村。半
里出琵琶湖上。津口舟將發。急卸擔而登。時天氣益朗。
微風不動。湖面澄平。如磨銅鏡。舟徐進。四山活動。灣崎
皆走。右眺三上山。老翠欲滴。少北翠黛稍微。長命山也。
益北而伊吹山。依約於輕嵐暖靄之際。近之北。良比叡。
殘雪斑駁。既而樓櫓粉壁。橫舟頭者。膳所城也。而醍醐。
而石山。忽現長虹於山下。是為瀨田橋。舟既達岸。則大
津驛。巨艦小車。水陸絡繹。隱然一市會也。上三井寺。是

日屬觀音大士像。啓龕。士女行香者。旁午摩肩。衣裳粧束。皆宛然都樣。知近京也。俯瞰湖中。一碧萬頃。洲渚可拾。羣峰環秀。繡峙綺錯。恍似我松島。而細潤過之。留玩移刻。割愛而下。取捷山路。登頓里餘。則出於官道。一里入京。過三條橋。西行一里。達醒井。書賈植村氏家。書已至者二道。始審庭闈康健之狀。鶴躍何言。主人名策。客牘東下也。家翁囑兒西遊。故主之。其祖舖主曰。藤在堀河。相去僅一牛吼。來往甚便。是夜藤來晤。

十七日。晏起。作家書。付驛遞。晡後。藤導予遊壬生寺。觀演劇。其為劇。一而閻羅為魁。率夜叉數人。為一隊。一而地藏引數人。餓鬼亦為一隊。夜叉餓鬼更出爭力。鬼每輸。乃泣請教。地藏授以秘訣。鬼忽生力。連鬪皆贏。閻王大怒。遂與地藏鬪。而倒。衆鬼拍手大笑。是為一齣。蓋以驅疫魔云。予因謂古者方相氏之為儼。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毆之。是雖一場兒戲。亦或得其遺意者歟。去至朱雀村。過飲丹波樓。食炙鰻。此之江戸。覺風味稍劣。是夜雲駁漏月。花影模糊。酒闌。藤謂予曰。所謂鳥原花街。距此咫尺。因盛稱其曲中名姝。予時醉甚。漫問其價。曰。圓金一飯。予曰。是我漫遊一月之糧。豈忍付之。一夕歡哉。况有此一刻千金之春。更貳

西遊紀程

心於解語花。殆墜俗套。大笑而罷。初更歸寓。

十八日。雨。齋藤履侯見訪。因議嵐山之遊。且舉予公事恐
愆期。句示之。履侯乃曰。既已公事。不可緩一日也。遂俱
衝雨而出。西行里餘。泥路甚難。至帷子達。遙認嵐山。松
間時見微白。予始以為雲。諦視則皆花也。急叫一聲。倦
脚頓進行逾近。花益明。既過嵯峨。則嵐山全現。蓋其為
境。峯巒秀出。萬松蒼翠。一水潺湲。遠其下。此其大勢也。
而山櫻爭發。濃淡綺錯。其高者。帶長松之翠。低者。倒影
清流。紅綠相映。粧點成趣。譬猶天生佳人。衆美皆具。而
飭之以脂粉。宜古今艷稱。以為一名區也。予也夢寐此

境。殆十餘年。今而豁然醒心目。不亦快哉。遂投峽口旗
亭。引觴滿酌。頽然既醉。予揖履侯曰。公事已了。請辭。乃
就筍輿而去。輿窓結夢。恍然猶在山花泉石之間也。

十九日。嫩晴。是日仲午。

皇上詔奉幣於石清水八幡宮。儀衛甚盛。所謂臨事祭
也。

二十日。雨。小石元瑞龍邀飲予於鴨河清輝樓。小田百谷
來會。席間為予製鳧水送別圖。元瑞題詩其上。曰。春雨
霏霏。鳧水樓凝紅罩翠。總離愁。最是關心。簾外水隨君
直到海西頭。既而元瑞招歌妓舞童。以助歡娛。亦一時

盛會也。初更酣醉，輿夢而還。

二十一日早起作牘謝元瑞云。疇昔之遊何其快也。僕既以嵐峽花砭煙霞之疾。今又以鳧水酒澆盡胸中磊塊。則病魔無復容足之地。先生之為賜實大。先生醫國之名藉藉京中者。固不待言。僕則以昨夜遊。有知先生醫人之巧。其設歌舞也。大者甚老。小者殊稚。而絕不用二人可人者。其心亦良苦。僕不佞無辭可以謝。謾役毛穎替僕盡心拙稿一卷。併往以充君藥籠中一物。亦牛溲馬勃並蓄之計耳。某白。書成使松生致之。反報云。石先生朗誦一過。抱腹絕倒。

二十二日爛晴游意勃勃。乃拉藤及松生再遊嵐山。取路二條城北。至妙心寺。殿廡精潔。不留纖塵。真淨域也。遂遊御室。矮櫻盛開。重瓣稠密。而士女來遊。皆就花下。張幔展氈。各開一場。酒臭相聞。絲肉互起。沿廣澤池而西。入天龍寺。是為五山之一。出寺則嵐山。山花紅褪。輕輕欲動。微風觸之。飄片兩下。一帶流水泛雪。以去亦一種奇觀也。是日天氣和煦。遊人如雲。綺羅奪目。比之前日兩遊。雖喧闐可厭。亦足以見。皇京之盛也。既而夕陽西斜。行人散亂。徃徃扶醉以步。歌聲載路。太平景象。恍然心目。

二十三日。陰田中尚謙見訪。相攜尋東山諸勝。先謁祇園祠。而雙林而長樂。而圓山。俯視九陌。煙火萬家。城堞市廛。僧寺神祠。舉集于一曠。流覽久之。乃下。至知恩院地。據爽塏。老櫻環植。芳菲滿目。乃就花下。下榻開厨。取微醺而去。歸路過祇園街。出四條磧。倡樓酒肆。演劇雜戲之所萃。夏時納涼。寂盛云。是夜雨。

二十四日。冒雨而出。南行半里。經西本願寺。而至東寺。東行半里。東本願寺。二年前罹災。土木未興。轉出五條。直至西大谷。一向鼻祖親鸞廟在焉。取路鳥部山。入清水寺。上觀音堂。堂前即所謂舞臺。憑崖而起。俯臨崖下。深

十餘丈。毛髮為之森然。岷之蚩蚩有求。則自攬以下。其成否。云私欲之不制。乃至不仁其身。悲夫。經八坂。過高臺寺。而還。

二十五日。主人導予訪石丈山。舊棲。東行一里。過三條橋。至南禪寺。亦五山之一。經黑谷真如堂。北行里餘。一乘寺村。得一莊。篁竹蕭然。有門北向。顏曰小有洞。石階數級。則詩仙堂也。有尼姑為導。升堂。堂內梁楣畫三十六詩仙像。遂登嘯月樓。觀六物。曰木崑崙。曰撥尾拂。曰竹如意。曰天造几。曰獅子巖。曰月硯。又有陳眉公琴一

張。曾經

靈元上皇御覽

上皇善之。賜錦囊一幅。今併藏以

寶之。其他諸物。詳載在詩仙堂志。故不一二。先生行誼。隱操之高。世人之所能知。亦不須述也。祠在後山。巔以日。跌故不往。歸途雨俄起。走投田中村。雨止。渡鴨河。上流。取路。禁垣外而行。公卿戚畹甲第。所在。九條鷹司。二公宅。寂宏麗。歸寓燈火煌然。

二十六日。雨。自點竄。游記以慰岑寂。

二十七日。叩細香江馬氏寓居。江馬氏名多保。大垣人。父執蘭齋翁。長女幼。好文詩。兼善墨竹。大抵閨秀。有文墨者。徃徃輕俊可憎。獨細香則不然。與之對晤。柔順和易。

而觀其所著。清秀竒拔。殆使丈夫走且僵。竒女子也。午後訪賴山陽。襄適有數客乞書。山陽輒書遣之。予時出示文稿。乃留。延別亭。酒巡數行。莞爾而謂曰。僕始欲併子遣之。讀到催詩樓記。以為斯人而不可不同酌。故留子耳。因賦詩見贈曰。兩窓揮客取微醺。囊有珠璣獨有君。讀到催詩一篇記。相留同醉細論文。席間見杏坪翁。惟柔山陽叔父也。藝藩儒員。今兼領郡事。時得請遊京。是行予欲訪之。廣島不圖邂逅於此。亦竒遇也。

二十八日。新晴。陪二賴及諸子。遊於平野。先謁北野神廟。遂至金閣寺。是鹿苑。足利氏所建。高閣三層。環以清池。

惟松竒石。布置成趣。真名園也。雖然賢者。而後樂此。厥苑氏身為。天子大臣。而甘受外域封爵。揚揚自得。則當時之政可知耳。既抵平野。晚櫻亂發。落片如雪。繽紛敷地。乃移榻花下。張飲一場。頽然皆醉。及日暮。花下茶肆。各以數十毬燈掛之。技遠近映發。煌煌如晝。蘇長公所謂。祇恐夜深花睡去。高挑銀燭照紅粧。想亦此意也。大賴有詩見示曰。東山西峽散紅軍。平野猶張幾隊雲。知是三春百花殿。萬燈挑盡送東君。是日會者凡十有八人。今且舉其選。以鳴盛事。曰杏翁曰山陽曰秋岳曰春琴曰笠山。緇流有大念女史。有細香袖蘭。其他某

某亦皆有韻之士。

二十九日告別二賴。小賴自幼枕藉國史。其所纂述。日本外史二十四卷。方纔脫稿。自云半生精力。耗竭于此。予請今秋歸京。日一涉獵之。而別。歸寓則田中生欠伸以待。乃與生及二主人舉離酒數觥而發。三子送至郊外。叙別。初更抵伏水。遂航澱河而下。蓬夢一覺。舟既達阪之天滿橋。

晦日入阪。主齋藤方策氏。午後塾生某導予而出。過土佐溝橋。阪之為地。溝渠縱橫。隨處架橋。若此橋。一矚見十橋。堂島街米商雲聚。嗷嗷評價。有人經紀之。其異同紛

弩相結不解。則灌以斗水。衆乃星散。更端復論。蓋天下米價高舉低折。皆定於此。嗚乎。郡國之大權。而委之奸商。黠賈之手。何也。沿溝而東。謁天滿祠。以其接市井香火甚盛。又東行。渡澱河津。謁櫻宮。地多老櫻。殘花歷亂。紅羅時至。河上又有泛遊舫者。恍想江戸三圍堤耳。南行半里。過京橋。循城背而行。出玉造門口。樓堞萬雉。縹緲挿霄。日彩薄之。爛然輝煥。若蜃樓海市之不可端倪也。昔者豐公竭天下之力。漕巨木。致大石。以築斯城。自以為金湯之固。而捐館未幾。他人是保者。何邪。或曰。封照祖于八州。其沒也。委以大任。皆公之失計。吁。是何言。

之謬也。夫賞有切。任有德。為政之大者。亦何為失計。且天下固非一人之天下。天意人心所歸。即天下之所在也。豐公一沒。天下之歸于東府。淺慧私智之石豎子。猶能辨之。孰謂豐公之深謀遠略。而不知此必至之勢邪。抑公風曝露沐。戡定大難。上尊天子。下撫諸侯。以致海宇寧平。其有大勲勞于天下如此。而二世忽諸。是人情之所尤憫。惻設令豐孺子而能察天意人心之所。在遷避城以徙於大和乎。則六十萬之封。誰敢加。股削而。王朝之班。永不在賀薩之下。不知慮此。徒恃堅城以敵天下。終致滅亡。是其所自取。而又孰咎乎。書。

以寄一慨。

四月一日早起。作家書。馬中發。赴寧樂。四里暗嶺。峻甚。是日薄暑。熱淚涔涔。襯衣皆濕。晡後達寧樂。乃託擔逆旅。倩嚮導而出。謁春日神宮。蓋上古神聖之世。群邪猖獗。動輒作害。

天照皇命武雷齊主二神。夷之。然後銷伏不復起。皇

大悅曰。我心之清和。似春日。遂以名地。且以為二神尊

號也。抵東大寺。所謂大佛殿。安銅造巨像。半身高五丈

三尺五寸。面長一丈六尺。眉目鼻口。稱之昔

聖武帝。聚天下良冶。以鑄之。凡二十載而成。及治承中平

重衝之亂。罹于兵燹。

後白河法皇。勅右大將賴朝。再起其役。亦累歲而就云。

嗚乎。二皇移佞佛之資。而施諸海內窮民。則其為

功德何如也。晚還逆旅。蓋寧樂之為地。

元明至

光仁。凡七朝之町。都今尚隱。為一方都會。曹鑑劔鎗之

良聚焉。漂布製墨。亦顯于世。

二日早發。歷法華西大諸寺。抵唐招提寺。是南都七大寺

之一。而天平寶字中所建。距今千有餘年。堂宇門廡。儼

然獨存。朱碧剥落。古色鬱然。至藥師寺。有僧募緣。瓦錢

案頭置野呂某所輯佛足石碑銘一卷予試取朗誦其序僧喜予有文字導至碑亭啓扉觀之石厚一尺八寸餘。平而刻輪相花文。巨人蹟。其前面及右側文字隱隱。予唯讀得天平勝寶四年歲次壬辰九月七日改正寫成。文室真人等數十字。而國歌碑立其上。高六尺餘。潤一尺六寸。歌凡二十一章。蓋讚佛跡也。石善剝泐。猶能辨其十九章。其詳有野呂氏模刻。在故不具錄。僧云佛足石百濟國所貢。國歌則係

聖武帝御咏。未知果然否。蓋此碑常人必出百錢乞觀。予不投一錢。亦書生之幸也。小憩郡山。柳澤侯治焉。抵

法隆寺。亦七大寺之一。經龍田宮達磨寺。而宿當麻寺前民家。

三日。雨過高田。一里。右折入今井村。出村數百步。一古塚隆起田間。即

神武陵也。一松偃蹇覆之。左右雜植櫻楓。繚以石垣。蓋方四十步間。禁芻牧以除其租。云南行小半里。謁

綏靖陵。聞之圓山有
天武

持統二陵。過之童然。一山無跡。可尋。勞頓上下。徒取笑。村豎已至善提寺。所謂橋寺也。龍蓋寺。所謂岡寺也。過此

有二道。其左者達多武峰。時雨益甚。予欲直經千股。而宿芳野。松生曰。今而不攀多武。後必悔矣。乃決然而左。山路極峻。雲生脚下。輪困滯勃。不辨咫尺。予與松生喁吁。而登里餘。始達鐮足藤公廟。堂宇宏偉。簷楹暈飛。高插於雲霄之上。土人以日光廟為比。十三層浮圖。亦為壯麗。蓋白鳳中僧定惠入唐。取材彼中而造。云下路益峻。杳無人影。雨飛雲走。滿目慘澹。惟有溪聲。時與松濤相答耳。黃昏宿千股村民家。

四日雨止。早發至上市。有津即芳野川。稍稍山路。既至七曲坂。則老櫻夾路。滿山皆是。新綠蒼然。時見殘紅。此行

予欲攬一矚千株之勝。收之錦囊中。滯京半月。遂失花候。悵然增杜郎之歎耳。登極過一橋。則人家隱賑。投華表前。逆旅倩導者而發。至藏王權現祠。祠北數百步。有實成寺。即南朝四世皇居。入吉水院。亦

延元帝行宮也。源豫州亦嘗避難于此。山行一里。謁金精神祠。祀山靈也。芳野山一名金峰。蓋由此有浮圖。壞缺失其上層。俗謂之蹴拔塔。云豫州之見追躍。蹴此塔凌空而飛。數十步。妄亦甚矣。予因戲曰。聞牛郎之少學。劔於鞍山。羽客併獲其肉翅。亦未可知也。相與撫掌。路益隘險。松檜蔽虧。不視曦景。浮嵐空翠。巖人衣裾。勞頓

里餘始得仙龍寺。山上即蜻蛉瀑。捫蘿以登。出其中腹。則洪流震盪。直下數丈。訇磕如雷。俯臨潭底。杳然雲深。目眩心悸。不可久留。乃下。投寺。喫逆旅所饋。搏飢而去。至西河。時有樵者。自上游乘桴而來。每遇險隘。輒解其編。作長竿狀。巧過亂石之間。稍至平流。則又結為一編而去。真絕技也。東行里許。至宮龍。絕壁屹立。深潭紺碧。時見青綠異魚。北行踰山。則如意輪寺。謁後醍醐陵。石垣頽壞。亂草芊芊。曠黃還逆旅。

五日。雨。忽憶韓聰玉之言。詢主人。以賀名生路。荅曰。雖有捷徑。山間奇險。不若取路五條驛。乃發。一里六田。復渡

芳野川。遵川而行。山圍稍解。心目曠然。四里五條驛。南行赴賀名生。山徑險澁。加以風雨。油衣掀翻。渾身濕徹。路出於溪上。水衝亂石。沈碧拋白。以去。過獨木橋。益窮溪源。則和田谷人家七八。倚山為村。入堀氏家。蓋芳野八莊司之一。主人不在。守者迎接甚恭。予求觀南朝舊物。守者謝謂堀氏子無賴。不能守世業。告之縣令。令以其有名良家。不敢絕之。命其族增田氏子繼之。為家屋。屬修整舊物。悉寄置之。增田氏是以不得應命。予為之憮然。聞之聰玉。

後村上帝之潛匿于此。楠公正行。竊通行李。貢鐘一口。于

行在。以備兵警。因問其物何在。守者指擔前古鐘曰。此即是也。鐘龍首鈕。高二尺一寸。週四尺七寸五分。有康永元年壬午八月日。河內國高福寺等數十字。朱綠斑駁。古色可掬。守者為予修書。增田氏乃還五條驛。投宿逆旅。夜叩增田氏致書。其族人兵三出接予。徐求拜觀舊物。兵三輒以主人不在辭。反覆言之。不聽。然知予好古意。延入設酒。且出示古鈴一口。背有天慶二年字。銅色極古。但予意所注。別自有在。是以不及詳也。

六日。復至增田氏。謂兵三曰。昨來厚意。無可以謝。聊書一二途中詩。以為報。兵三喜甚。磨墨曳白。以請。予覲然一

揮。遂了數幅。兵三乃曰。所謂舊物。主人不在。吾不可得。而私然。先生不遠千里而來。某烏得不破格視之。遂盥漱。改服。捧四層匣。而出第一層。御刀一口。

後醍醐帝所賜。長一尺餘。刃把紫。以紫韋。其首尾彫縷菊。花竹葉。鞘及鐔皆渾金製之。其所副筭子。亦金質。而彫荔枝蝴蝶。光彩奪目。第二層日旗一面。亦帝所賜。素絹畫。紅日。幅二尺二寸。長三尺二寸五分。第三層白旗二面。

後村上帝所賜。其一畫鷹羽。為章幅。一尺三寸五分。長二丈一尺。其一書三神位號。即帝御筆。亦畫

羽章長五尺五寸。其幅同上。旗第四層長旗三百。畫藤花為章。是堀氏祖先所傳也。有家狀一卷。其略云。

先帝以延元元年十月二十八日夜潛幸于此。堀信增

乃掃其舍以為皇居。帝賜以日旗及御刀。第

一層第二層是也。又云。正平之後。

新帝避難幸于此。信增子信通建皇居于舍後山。踞

曰慶藏院。又呼曰黑木御所。帝賜二旗。罷異之。

第三層是也。別有日旗一面。全幅破裂。血痕隱然。云天

正中織田氏使筒井順慶攻略芳野。當此之時。堀氏裔

孫小太郎持吉年十七摸。

醍皇所賜日旗更製一旗。以募鄉民。遂與順慶拒戰于烏

尾嶺。不利。死之。順慶嘉其年少死事。以所獲旗裹其首

送還之。即是也。又觀釋梁山。賀名生略記。鄙俚可笑。觀

了進膳。供香魚。芳川。所產。風味異常。厚謝而去。因兵三

言。遊驛東榮山寺。觀延喜年古鐘。周圍陽文識序。并銘

筆勢遒勁。古色鬱律。但序中有道澄寺文。道澄寺蓋在

城之深草。不知此鐘何故在此。是為可疑耳。是日邂逅

小林道隆于增田氏。為約一宿。故往而宿。森田昆弟來

晤。

七日。甚雨。故留。道隆。潛心醫藉。其所著傷寒諸家一覽。輯

和漢諸家注至五十餘種其勤可想是日森田昆弟迎而饒日暝還小林氏兵三亦請來宿辭而不往

八日新晴辭小林氏赴高野山二里橋本驛渡紀川而學文路而河根而神谷稍入山路時晚櫻盛開紅者白者淡碧者點綴青松綠檜之際亦足以償芳山之闕吾眼福蓋未艾也不動阪頗峻絕至女人堂自此以往謂之奥院浮屠法不許婦人攀躋凡高山峻嶺有佛寺處往往有是法而此山特嚴云大埕巨剎左右相接皆列國香火院也一里達太師堂山中墳墓纍纍林樾蒨茂無他竒觀還至河根而宿

九日早發至學文路聞紀川每有商船往來和歌山問之果有乘而下十有餘里晡後達和歌城投宿逆旅

十日訪武部尚二我翁嘗序其野著發泡考故知之午後介尚二書訪督學山本樂珩惟孝謂嘗著偽書說三卷後讀王氏尚書後案頗有所改正黃昏還逆旅與松生議明日遊處分已定乃命晚餐小婢遽報有急脚子至予吐哺而問之大坂齋藤氏馳人致家兄書也忙手披之則曰大人病篤宜急上歸途予驚愕無措倉皇治裝將着芒鞋急脚云日已暮矣往而不可行宜待明早發不得已從之終夜不交睫亦不能執筆也噫是行也予

將欲西窮肥薩以航南海取歸路於北道而事勢至此何可得哉然予一介書生固無係累絆身則再舉亦非難期也大阪後藤兼山機書予桑弧報志軸尾曰士廣兄志於汗漫之遊半途而歸猶夫岳武穆之志予恢復而不遂耶然岳王終於莫須有之獄而士廣則無有掣肘者矣他日或以我松陰亭為黃龍府未可知也吾且溫酒竢之雖語涉戲謔亦先獲我心者也

西遊紀程卷下終

西遊紀程跋

士廣才氣駿發學問閎博而夙好文章富瞻精工在弱冠之時既復出儕輩之上余一別殆十年遐想才氣益發學問益博文章益工矣今茲辛卯之歲西遊紀程二卷上梓附以筆語小稿刻成見贈余一讀之才學文章果不負所遐想宜乎三都諸先生推賞而不措也雖然是編多一時咄嗟之作未足以盡士廣士廣以儒成家帶徒聚衆又且友教士大夫則其所蘊蓄將有流為文章助世道人心以行於天下垂於不朽者而出焉不然文章載道之器豈謂此一時咄

嗟之作云乎。余期士廣者在此。故書之卷尾。且以告
讀是編者。天保二年夏四月。加賀國助教大島桃平。
書於催詩樓上。

